

古今小說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大禹塗山御座開

諸侯玉帛走如雲

防風謾有專車骨

何事茲辰最後來

此篇言語乃胡僧詩昔三皇禪位五帝相傳舜之時
洪水滔天民不聊生舜使鯀治水鯀無能其水橫流
舜怒將鯀殛於羽山後使其子禹治水禹疏通九河
皆流入海三過其門而不入會天下諸侯於會稽塗
山遲到候期者斬惟有防風氏後至禹怒而斬之棄
其屍于原野後至春秋時越國於野外掘得一骨專

車言一車只載得一骨節，諸人不識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骨也，被禹王斬之，其骨尚存，有如此之大人也。」當時防風氏正不知長大多少，古人長者最多，其性極淳，醜陋如獸者亦多。神農氏頂生肉角，豈不聞昔人有云：「古人形似獸，却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今日說三個好漢被一個身不滿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斷送了性命。昔春秋列國時，齊景公朝有三個大漢，一人姓田，名開疆，身長一丈五尺，其人生得面如赭血，目若朗星，雕嘴魚腮，板牙無縫。此時曾隨景公獵於桐山，忽然於西山之中，趕起

一隻猛虎來其虎奔走，逗撲景公之馬。馬見虎來，驚倒景公在地。田開疆在側，不用刀鎗，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毛，右手揮拳而打，用腳踢面門上，踢一頓打死。那隻猛虎救了景公。文武百官無不畏懼。景公回朝，封爲壽寧君。是齊國第一個行霸道的。却說第二個姓顧名冶，身長一丈三尺，面如渰墨，腮吐黃鬚，手似銅鈎，牙如鋸齒。此人曾隨景公渡黃河，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船將覆。景公大驚，見雲霧中大塊閃爍，戲于水面。顧冶于在側，言曰：「此必是黃河之蛟也。」景公曰：「如之奈何？」顧冶于曰：「主公勿慮，容臣

張冠相托
君一心誠
生即受子
必得下風

斬之拔劍裸衣下水少刻風浪俱息見顏冶于手提
蛟頭躍水而出景公大駭封爲武安君這是齊國第
二個行霸道的第三個姓公孫名捷身長一丈二尺
頭如累塔眼生三角板肋猿背力舉千斤一日秦兵
犯界景公引軍馬出迎被秦兵殺敗引軍趕來圍住
在鳳鳴山公孫捷用鐵闌一條約至一百五十觔殺
入秦兵之內秦兵十萬措手不及救出景公封爲威
遠君這是齊國第三個行霸道的這三個結爲兄弟
誓說生死相托三個不知文墨禮讓在朝廷橫行視
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見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一日

楚國使中大夫靳尚前來本國求和原來齊楚二邦

乃是隣國二國交兵二十餘年不曾解和楚王乃命
靳尚爲使入見景公奏曰齊楚不和交兵歲久民有
倒懸之患今特命臣入國講和永息刀兵俺楚國襟
三江而帶五湖地方千里粟支數年足食足兵可爲
上國王可裁之得名獲利却說田顓公孫三人大怒
叱靳尚曰量汝楚國何足道哉吾三人親提雄兵將
楚國踐爲平地人人皆死個個不留喝靳尚下殿教
金瓜武士靳訖報來皆下轉過一人身長三尺八寸
眉濃目秀齒白唇紅乃齊國丞相姓晏名嬰字平仲

三
前來喝住武士備問其詳。斬尚說了，晏子便教放了。
斬尚先回本國。吾當親至講和。乃上殿奏知景公。三
人大怒曰：「吾欲斬之，汝何故放還本國？」晏子曰：「豈不
聞兩國戰爭，不斬來使他獨自到這裡，擒住斬之，隣
國知道，萬世笑端。晏嬰不才，憑三寸舌，親到楚國，令
彼君臣皆頓首謝罪於堦下，尊齊爲上國，並不用刀
兵士馬。此計若何？」三士怒髮衝冠，皆叱曰：「汝乃黃口
侏儒小兒，國人無眼，命汝爲相，擅敢亂開大口。吾三
人有誅龍斬虎之威力，敵萬夫之勇，親提精兵，平吞
楚國，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廣學。且

待入楚之後若果獲利勝似興兵三士曰且看侏儒
小兒這回爲使若折了我國家氣槩回來時砍爲肉
泥三士出朝景公曰丞相此行不可輕忽晏子曰主
上放心至楚邦視彼君臣如土塿耳遂辭而行從者
十餘人跟隨車馬已至郢都楚國臣宰奏知君臣商
議曰齊晏子乃舌辯之士可定下計策先塞其口令
不敢來下說詞君臣定計了宜晏子入朝晏子到朝
門見金門不開下面閘板止留半段意欲令晏子低
頭鑽入以顯他矮小辱之晏子望見下面便鑽從人
急止之曰彼見丞相矮小故以辱之何中其計晏子

大笑曰。汝等豈知之耶。吾聞人有人門。狗有狗竇。使於人。卽當進人門。使於狗。卽當進狗竇。有何疑焉。楚臣聽之。火急開金門而接晏子。傍若無人。昂然而入。至殿下禮畢。楚王問曰。汝齊國地狹人稀乎。晏子曰。臣齊國東連海島。西跨魏秦。北拒趙燕。南吞吳楚。雞鳴犬吠。相聞數千里。不絕。安得爲地狹耶。楚王曰。地土雖濶。人物却少。晏子曰。臣國中。人呵氣如雲。涕汗如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安得人物稀少耶。楚王曰。既然地廣人稠。何故使一小兒來。吾國中爲使耶。晏子答曰。使於大國者。則用大人。

使於小國者則當用小兒因此特命晏嬰到此楚王
視臣下無言可答請晏嬰上殿命座侍臣進酒晏子
欣然暢飲不以爲意少刻金瓜簇擁一人至筵前其
人口稱冤屈晏子視之乃齊國帶來從者問得何罪
楚臣對曰來筵前作賊盜酒器而出被戶尉所獲乃
真賊正犯也其人曰寔不曾盜乃戶尉圖賴晏子曰
真賊正犯尚敢抵賴速與吾宰出市曹斬之楚臣曰
丞相遠來何不帶誠寔之人令從者作賊其主豈不
羞顏晏子曰此人自幼跟隨極知心腹今日爲盜有
何難見昔在齊國是個君子今到楚國却爲小人乃

風俗之所變也。吾聞江南洞庭有一樹，生一等果，其名曰橘。其色黃而香，其味甜而美。若將此樹移于北方，結成果木，乃名枳。寔其色青而臭，其味酸而苦。名謂南橘北枳，便分兩等。乃風俗之不等也。以此推之，在齊不爲盜，在楚爲盜，更復何疑？楚王大慙，急離御座，拱手於晏子曰：「真乃賢士也！」吾國中大小公卿萬不及一，願賜見教。一聽嚴命。晏子曰：「王上安坐，聽臣一言。」齊國中有三士，皆萬夫不當之勇。久欲起兵來吞楚國，吾力言不可。齊楚不睦，蒼生受害，心何忍焉？今臣特來講和，王上可親詣齊國，和親結爲唇齒之

邦教血爲盟若隣國加兵互相救應永無侵擾可保
萬年之基業若不聽臣禍不遠矣非臣相說願王裁
之王曰聞公之才寡人情願和親但所患者齊三士
皆無仁義之人吾不敢去晏子曰王上放心臣願保
駕聊施小計教三士死於大王之前以絕兩國之患
楚王曰若三士俱亡吾寧爲小邦年朝歲貢而無怨
晏子許之楚王乃大設筵席送令先去隨後收拾進
獻禮物而至晏子先使人歸報齊景公聞之大喜令
大小公卿盡隨吾出郭迎接丞相三士聞之轉怒晏
子至景公下車而迎慰勞已畢同載而回齊國之人

三才
朱子
經說

看者塞途晏子辭景公闔府次日入宮見三士在閣下博戲晏子進前施禮三士亦不回顧傲忽之氣旁若無人晏子侍立久之方自退入見景公說三士如此無禮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帶劍上殿視吾如小兒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晏子曰主上寬心來朝楚國君臣皆至可大張御宴待臣於筵間畧施小計令三士皆自殺何如景公曰計將安出晏子曰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並無謀畧若如此如此禍必除矣景公喜次日楚王引文武官僚百餘負車載金珠畧好之物親至朝門景公請入楚王先下拜景

公忙答禮罷，二君分賓主而坐。楚王令羣臣羅拜階下。楚王拱手伏罪曰：「二十年間，多有克犯，今因丞相之言，特來請罪，薄禮上貢，望乞恕納。」齊景公謝訖，大設筵宴。二國君臣相慶，三士帶劍立於殿下。昂昂自若，晏子進退揖讓，並不詣於三士。酒至半，酹景公曰：「御園金桃已熟，可採來筵間食之。」須臾，一宮監金盤內捧出五枚齊王曰：「園中桃樹，今歲止收五枚，味甜氣香，與他樹不同。」丞相捧盃進酒，以慶此桃。上古之時，桃樹難得，今園中有此五枚，爲希罕之物。晏子捧玉爵行酒，先進楚王飲畢，食其一桃，又進齊王飲畢。

食其一桃。齊王曰：此桃非易得之物，丞相合二國和好如此大功，可食一桃。晏子跪而食之，賜酒一爵。齊王曰：齊楚二國公卿之中，言其功勲大者，當食此桃。田開疆挺身而出，立於筵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于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齊王曰：擊王保駕功莫大焉。晏子慌忙進酒一爵，食桃一枚，歸於班部。顧冶子奮然便出曰：誅虎者未爲奇，吾曾斬長蛟於黃河，救主上回故國，覲洪波巨浪，如登平地，此功若何？王曰：此繫世之功也。進酒賜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公孫捷撩衣破步而出曰：吾曾於十萬軍中，手

揮鉞闕救主公出軍中無敢近者此功若何齊王曰
據卿之功極天際地無可比者爭奈無桃可賜賜酒
一盃以待來年晏子曰將軍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
遲以此無桃掩其大功公孫捷按劍而言曰誅龍斬
虎小可事耳吾縱橫於十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力
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食桃受辱於兩國君臣之
前爲萬代之恥笑安有面目立於朝廷耶言訖遂拔
劍自刎而死田開疆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微功
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吾之羞恥何日可脫言
訖自刎而死顧冶于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同骨肉

管同生死二人既亡吾安能自活言訖亦自刎而亡
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殺三士今已絕慮吾計若何
楚王下坐拜伏而嘆曰丞相神機妙策安敢不伏耶
自今以後永尊上國絕無侵犯齊王將三士勅葬于
東門外自此齊楚連和絕其士馬齊爲霸國晏子名
揚萬世宣聖亦稱其善後來諸葛孔明曾爲梁父吟
單道此事吟曰

步出齊城門

遙望湯陰里

里中有三墳

累累正相似

問是誰家塚

田疆顏冶氏

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

二桃殺三士

誰能爲此謀

相國齊晏子

又滿江紅詞一篇、古人單道此事詞云

齊景雄風、因習戰、海濱吹簫、正驅馳、忽逢猛獸、衆
皆驚絕、壯士開疆能奮勇、雙拳殺虎身流血、救君
危、拜爵寵恩榮、真豪傑、○顧冶干、除妖孽、強秦戰
公孫捷笑、三人恃勇、在齊猖獗、只被晏嬰施小巧、
二桃中計皆身滅、齊東門、桑桑有三墳、荒郊月

二十五卷終

溫山看妹以故
范沈秀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飛禽惹起禍根芽

七命相殘事可嗟

奉勸世人須鑑戒

莫教兒女不當家

話說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寧郡武林門外北新橋下有一機戶姓沈名昱字必顯家中頗爲豐足娶妻嚴氏夫婦恩愛單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長一十八歲未曾婚娶其父專靠織造段疋爲活不想這沈秀不務本分生理專好風流開耍養高眉過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訓他不下街坊隣里取他一箇渾

名叫做沈鳥兒，每日五更提了畫眉奔入城中，柳林裡來，拖畫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氣不暖不寒，花紅柳綠之時，當日沈秀侵晨起來，梳洗罷，喫了些點心，打點籠兒，盛着個無比賽的畫眉，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係世間無將他各處去開，俱聞他不過成百十貫贏得，因此十分愛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個金漆籠兒，黃銅鉤子，哥窯的水食罐兒，綠紗罩兒，提了在手，搖搖擺擺，逕奔入城，往柳林裡去拖畫眉，不想這沈秀一去死於非命，好似

猪羊進入宰生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當時沈秀提了畫眉，逕到柳林裡來，不意來得遲了。些衆拖畫眉的俱已散了，淨蕩蕩黑陰陰，沒一箇人往來。沈秀獨自一箇把畫眉掛在柳樹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覺沒情沒緒，除了籠兒，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陣疼，滾將上來，一塊兒蹲到在地上。原來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餓飽，一名小腸疝氣，每常一發，一箇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況又來遲，衆人散了，沒些情緒，悶上心來。這一次甚是發得兇，一跤倒在柳樹邊，有兩箇時辰不醒人事。你道事有轉巧，物有偶然。這日有箇箍桶的，叫做張公，挑着擔兒，

原之何
公小不
及之

逕往柳林裡，穿過褚家堂，做生活，遠遠看見一箇人
倒在樹邊，三步那做兩步，近前歇下擔兒，看那沈秀
臉色臘查黃的，昏迷不醒，身邊並無財物，止有一個
畫眉籠兒。這畜生此時越叫得好聽，所以一時見財
起意，窮極計生，心中想道：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怎
地得快活？只是這沈秀當死，這畫眉見了張公，分外
叫得好。張公道：別的不打緊，只這個畫眉少也值二
三兩銀子，便提在手，却待要走，不意沈秀正甦醒，開
眼見張公，提着籠兒，要開身子不起，只口裡罵道：老
忘八，將我畫眉那裡去？張公聽罵，這小拘人的話也

一個

嘴尖，我便拿去。他倘爬起趕來，我倒反喫他虧，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反了，却去那桶裡取出一把削桶的刀來，把沈秀按住一勒。那灣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頭早滾在一邊。張公也慌張了，東觀西望，恐怕有人撞見。却擡頭見一株空心楊柳樹，連忙將頭提起，丟在樹中，將刀放在桶內。籠兒掛在擔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烟，逕走穿街過巷，投一個去處。你道只因這個畫眉生生的害了幾條性命，正是：

人間私語

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當時張公一頭走，一頭心裡想道：我見湖州墅裡客店內有個客人，時常要買虫蟻，何不將去賣與他？一逕望武林門外來，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數，却好見三個客人，兩個後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貨物回去，却從門外進來客人，俱是東京汴梁人，內中有一個姓李，名吉，販賣生藥。此人平昔也好養書眉，見這籬桶擔上好個書眉，便叫張公借看一看。張公歇下擔子，那客人看那書眉毛衣并眼，生得極好聲音，又叫得好，心裡愛他，便問張公：你肯賣麼？此時張公巴不得脫禍，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錢？李吉轉看轉好，便道：

與你一兩銀子。張公自道着手了，便道：「本不當計較，只是愛者如寶，添些便罷。」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秤秤看到有一兩二錢道也罷，遞與張公。張公接過銀子，看一看，將來放在荷包裏，將畫眉與了客人，別了便走口裏道：「發脫得這禍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生意，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有些不爽利，正是：

作惡恐遭天地責

欺心猶怕鬼神知

原來張公正在湯金門城脚下住，止婆老兩口兒，又無兒子。婆兒見張公回來，便道：「篋子一條也不動，緣何又回來得早，有甚事？」張公只不答應，挑着擔子

逕入門歇下轉身開上大門道阿婆你來我與你說話恰纔如此如此謀得這一兩二錢銀子與你權且快活使用兩口兒歡天喜地不在話下却說柳林裡無人來往直至巳牌時分兩個挑糞庄家打從那裡過見了這沒頭屍首攏在地上喫了一驚聲張起來當坊里甲隣佑一時嚷動本坊申呈本縣本縣申府次日差官吏忤作人等前來柳陰裡檢驗得渾身無些傷痕只是無頭又無苦主官吏回覆本府差應捕挨獲覓身城裡城外紛紛亂嚷却說沈秀家到晚不見他回來使人去各處尋不見天明央人入城

尋時只見湖州聖嘆道：柳林裡殺死無頭屍首，沈秀的娘聽得說，想道：我的兒子昨日入城，拖畫眉至今，無尋他處，莫不得是他連叫丈夫，你必須目進城打聽。沈昱聽了一驚，慌忙自奔到柳林裡，看了無頭屍首，仔細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却認得是兒子，大哭起來。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無屍身。其時沈昱逕到臨安府告說：是我的兒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畫眉不知怎的被人殺了。望老爺做主。本府發放各處應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內要捕兇身。着沈昱具棺木盛了屍首，放在柳林裡。一逕回家，對妻說道：是我兒子被

人殺了、只不知將頭何處去了、我已告過本府、本府
着捕人各處捉獲兇身、我且自買棺木盛了、此事如
何是好、嚴氏聽說大哭起來、一交跌倒、不知五臟何
如、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氣似三更油盡燈

當時衆人灌湯、救得甦醒、哭道我兒日常不聽好人
之言、今日死無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兒、死得好苦、
誰想我老來無靠、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茶飯不喫、丈
夫再三苦勸、只得勉強過了半月、並無消息、沈昱夫
妻二人商議、兒子平昔不依教訓、致有今日禍事、喫

人殺了、沒捉獲處、也只得沒奈何、但得全屍也好、不若寫個帖子、告稟四方之人、倘得見頭、全了屍首、待後又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連忙便寫了幾張帖子、滿城去貼上、寫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尋獲得沈秀頭者、情愿賞錢一千貫、捉得兇身者、愿賞錢二千貫、將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尋獲、亦出告示道、如有人尋得沈秀頭者、官給賞錢五百貫、如捉獲兇身者、賞錢一千貫、告示一出、滿城哄動不題、且說南高峰腳下、有一個極貧老兒、姓黃、渾名叫做黃老狗、一生爲人魯拙、擡轎營生、老來雙目不明、止靠兩個兒

千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黃老狗叫大保、小保到來、我聽得人說甚麼財主沈秀喫人殺了、沒尋頭處、今出賞錢說有人尋得頭者、本家賞錢一千貫、本府又給賞五百貫、我今叫你兩個別無話說、我今左右老了、又無用處、又不看見、又沒趁錢做我作着教個發跡快活、你兩個今夜將我的頭割下、埋在西湖水邊過了數日、待沒了認色、却將去本府告賞、共得一千五百貫錢、却強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計大妙、不宜遲、倘被別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

法度
是正
是正
是正

只因這老狗失志說了這幾句言語。况慕兩個兒子
又是愚蠢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

口是禍之門

舌是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當時兩個出到外面商議。小保道我爺設這一計大
妙。便是做主將元帥也沒這計策。好便好了。只是可
惜沒了一個爺。大保做人又狠。又跌道看他左右只
在早晚要死。不若趁這機會殺了去。山下掘個坑埋
了。又無踪跡。那裡查考。這個叫做趁湯推又喚做一
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們逼他。他自叫我們如此

如此小保道好倒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動手二人計較已定却去東奔西走賺得兩瓶酒來父子三人喫得大醉東倒西歪一覺直到三更兩人爬將起來看那老子正鼾鼾睡着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厨刀去爺的項上一勒早把這顆頭割下了連忙將破衣包了放在床邊便去山腳下掘個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將頭去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水處埋了過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報說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蝦魚在藕花居邊看見一個人頭想必是你兒子頭沈昱見說道若果是便賞你一千貫錢

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飯喫了、同他兩個逕到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土隱隱、蓋着一頭、提起看時、水浸多日、澎漲了、也難辨別、想必是了、若不是時那裡、又有這個人頭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兩個逕到府廳告說、沈秀的頭有了、知府再三審問、二人答道、因捉蝦魚、故此看見、並不曉別項情由、本府准信、給賞五百貫、二人領了、便同沈昱將頭到柵林裡、打開棺木、將頭奏在頂上、依舊釘下、就同二人回家、嚴氏見說兒子頭有了、心中歡喜、隨即安排酒飯、管待二人、與了一千貫賞錢、二人收了、作別回家、便造房

屋買農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擡轎，我們勤力耕種，挑賣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話下。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過了數月。官府也懶了，日遠日疎，俱不題了。却說沈昱是東京機戶，輪該解段疋到京，待各機戶段疋完日，到府領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務，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見了自家虫蟻，又屈害了一條性命，正是：

非理之財莫取

非理之事莫爲

明有刑法相繫

暗有鬼神相隨

却說沈昱在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

東京把段足一一交納過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
聞京師景致比別處不同何不閒看一看一遭也是難逢
難遇之事其名山勝槩庵觀寺院出名的所在都走
了一遭偶然打從御用監禽鳥房門前經過那沈昱
心中是愛虫蟻的意欲進去一看因門上用丁十數
個錢得放進去閒看只聽得一個畫眉十分叫得巧
好仔細看時正是兒子不見的畫眉那畫眉見了沈
昱眼熟越發叫得好聽又叫又跳將頭顫流昱數次
沈昱見了想起兒子千行淚下心中痛苦不覺失聲
叫起屈來口中只叫得有這等事那掌管禽鳥的校

尉喝道這廝奸不知法度這是甚麼所在如此大驚小怪起來沈昱痛苦難伸越叫得響了那校尉恐怕連累自己只得把沈昱拏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裡人敢進內御用之處大驚小怪有何冤屈之事好好直說便饒你罷沈昱就把兒子拖畫眉被殺情由從頭訴說了一遍大理寺官聽說呆了半餉想這禽鳥是京民李吉進貢在此緣何有如此一節隱情便差人火速捉拏李吉到官審問道你爲何在海寧郡將他兒子謀殺了却將他的畫眉來此進貢一一明白供招免受刑罰李吉道先因往杭

州買賣行，至武林門裡，撞見一個糴桶的擔上，掛着這個畫眉。是吉因見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價一兩三錢，買將回來。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進貢上用。並不知人命情由。勘官問道：你却賴與何人？這畫眉就是實跡了。實招了罷。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問個糴桶的老兒買的，並不知殺人情由，難以屈招。勘官又問：你既是問老兒買的，那老兒姓甚名誰？那裡人氏？供得明白。我這裡行文拿來，問理得實，即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着買的，實不知姓名。那裡人氏？勘官罵道：這便是含糊了。將此人命推與誰償。

官只取
見成楚大
縣秋

三價

據這畫眉便是實迹，這廝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開肉綻，李吉痛苦不過，只得招做，因見畫眉生得奸巧，一時殺了沈秀，將頭拋棄情由，遂將李吉送下大理監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聖旨道：「李吉委的殺死沈秀，畫眉見存，依律處斬，將畫眉給還沈昱，又給了批迴，放還原籍。」將李吉押發市曹斬首，正是

老龜煮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恰有兩個同與李吉到海寧郡來做買賣的客人，蹀躞不下，有這等冤屈事，明明是買附畫眉，我欲待替他申訴，無奈賣畫眉的人雖認得，我亦不知其

姓名況且又在杭州寬倒不辯得和我連累了如何
出豁只因一個畜生明明屈殺了一條性命除我們
不到杭州若到定要與他討個明白也不在話下却
說沈昱收拾了行李帶了畫眉星夜奔回得到家中
對妻說道我在東京替兒計了命了嚴氏問道怎生
得來沈昱把在內監見畫眉一節從頭至尾說了一
遍嚴氏見了畫眉大哭了一場覩物傷情不在話下
次日沈昱提了畫眉木府來銷批將前項事情告訴
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這等巧事正是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休說人命開天豈同兒戲知府發放道既是兇身獲
着斬首可將棺木燒化沈昱叫人將棺木燒了就撒
了骨髓不在話下却說當時同李吉來杭州賣主藥
的兩個客人一姓賀一姓朱有些藥材運到杭州湖
墅客店內歇下將藥材一一發賣訖當爲心下不平
二人逕入城來探聽這個箍桶的人尋了一日不見
消耗二人悶亡不已回歸店中歇了次日又進城來
却好遇見一個箍桶的擔兒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請
問你這裡有一個箍桶的老兒這般這般模樣不知
他姓甚名誰大哥你可認得麼那人便道客官我這

續橋行裏止有兩個老兒一個姓李住在石榴園巷內一個姓張住在西城腳下不知那一個是二人謝了逕到石榴園來尋只見李公正在那裡劈柴二人看了却不是他又尋他到西城腳下二人來到門首便問張公在麼張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話一逕且圓正是未牌時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個箍桶擔兒來有分直教此人償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讐莫結路逢狹處難迴避其時張公望南回來二人朝北而去却好劈面撞見張公不

認得二人，二人却認得張公，便攔住問道：「阿公高姓？」張公道：「小人姓張，又問道：莫非是在西城廂下住的？」張公道便是問。小人有何事幹？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許多生活要籊，要尋個老成的做，因此問你。你如今那裡去？」張公道：「回去。」三人一頭走，一頭說，直走到張公門首。張公道：「二位請坐喫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來。」張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專等專等。」二人作別，不回店去，逕投木府首告。正是：本府晚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認書眉一節。李吉被殺一節。撞見張公買書眉一節。一一訴明。小人兩個不平，特與李吉

計命望老爺細審張公，不知恁地得盡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兇身已斬了，再有何事？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畫眉爲實，更不推詳來歷。將李吉明白屈殺了，小人路見不平，特與李吉討命。如不是實，怎敢告擾？望乞憐憫做主。知府見二人告得苦切，隨即差捕人連夜去捉張公，好似

數隻旱雕追紫燕

一羣猛虎咬羊羔

其夜衆公人奔到西城脚下，把張公背剪綁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內監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張公跪下，知府道：你緣何殺了沈秀？反將李吉償

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着直落打了三十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兩個客人并兩個伴當齊說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見在眼同將一兩二錢銀子買你的畫眉你今推却何人你若說不是你你便說這畫眉從何來實的虛不得支吾有何用處張公猶自抵賴知府大喝道畫眉是真贓物這四人是真證見若再不招取夾棍來夾起張公驚慌了只得將前項盜取畫眉勒死沈秀一節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頭彼時放在那裡張公道小人一時心慌見側邊一株空心柳樹將頭丟在中

竟不
化

四個

問隨長了書眉，逕出武林門來。偶撞見三個客人，兩個伴當，問小人買了書眉，得銀一兩二錢，歸家用度。所供是實。知府令張公畫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同押着張公到於柳林裡尋頭，哄動街市上之人無數。一齊都到柳林裡來看尋頭，只見果有一株空心柳樹，衆人將錫放倒，衆人發一聲喊，果有一個人頭在內提起看時，端然不動。沈昱見了這頭，定睛一看，認得是兒子的頭，大哭起來，昏迷倒地，半晌方醒，遂將帕子包了，押着張公逕上府去。知府道：「既有頭，情真罪當，取具大枷枷子，牌盤手扭釘了，押送死囚。」

牢裡牢固監候知府又問沈昱道當時那兩個黃大保小保又那裡得這人頭來請賞事有可疑今沈秀頭又有了那頭却是誰人的隨即差捕人去拿黃大保兄弟二人前來審問來歷沈昱眼同公人逕到南山黃家捉了弟兄兩個押到府廳當廳跪下知府道殺了沈秀的亮身已自捉了沈秀的頭兒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謀死何人將頭請賞一一承招免得喫苦大保小保被問口隔心慌答應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將燈紅烙鐵盪他二人熬不過死去將水噴醒只得口吐真情說道因見父

親年老有病伶仃一時不合將酒灌醉割下頭來埋
在西湖藕花居水邊含糊請賞知府道你父親屍骸
埋在何處兩個道就埋在南高峰脚下當時押發二
人到彼掘開看時果有沒頭屍骸一副埋藏在彼依
先押二人到於府廳回話道南山脚下淺土之中果
有沒頭屍骸一副知府道有這等事真乃逆天之事
世間有這等惡人口不欲說耳不欲聞筆不欲書就
一頓打死他倒乾淨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
計數先打一會打得二人死而復醒者數次討兩面
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裡牢固監候沈昱并原告人

寧家聽候，隨卽其表申奏，將李吉屈死情由奏聞。奉聖旨着刑部及都察院將原問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問，隨貶爲庶人，發嶺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實，可於着官給賞錢一千貫，除子孫差役。張公謀財故殺，屈害平人，依律處斬，加罪凌遲，剮割二百四十刀，分屍五段。黃大保小保貪財殺父，不分首從，俱各凌遲處死，剮二百四十刀，分屍五段，梟首示衆。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一日文書到府，差官吏件作人等，將三人押赴木壁。

七回

上清城發令三日，律例凌遲分屍，梟首示衆。其時張婆聽得老兒要剮，來到市曹上，指望見一面，誰想忤作見了行刑牌，各人動手碎剮。其實兇險，驚得婆兒魂不附體，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絆，跌得重了，傷了臟，回家身死，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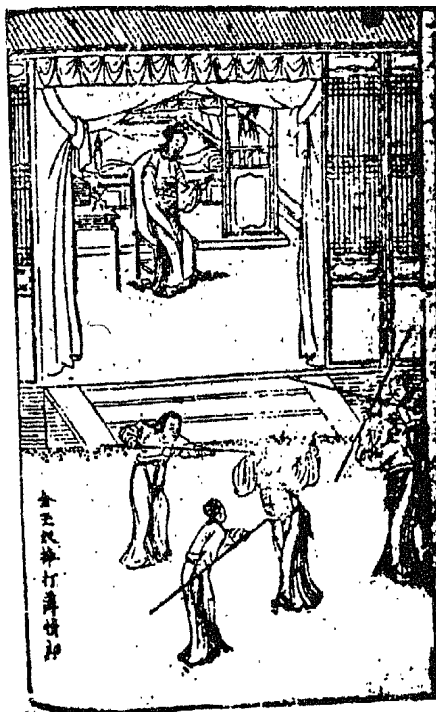
積善逢善

積惡逢惡

仔細思量

天地不錯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牆東花在西

自從落地任風吹

枝無花時還再發

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
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
世上婦人寧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
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
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
之無及休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各臣姓

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却柴擔，手裡兀自揜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挑柴擔，手共笑，深以爲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

休料
不至

勸道你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
紀不痴不顛却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
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
相妨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
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
沒把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
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
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你痴顛模樣故意要
笑你你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
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

你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過了
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
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
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
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
釣魚牧豕的胷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
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海氣做了
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聽我
言拋却書本我決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
再誤了買臣道我冷眼看十三歲了再七年便

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捨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麼來！我若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嘆口氣道：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歹強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頭也不同，買臣感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云：

嫁犬逐犬

嫁鷄逐鷄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智有材
聖主放
法八條
案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爲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的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封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我。

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爲婢
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
道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復合念你少年結髮之
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
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說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於是
羞極無顏到於後園迷投河而死有詩爲証

漂母尚知憐餓士

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

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詩說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
也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

誰識蛟龍在污泥

莫怪婦人無法眼

普天幾個負罵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一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乞丐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粥，養活這夥乞丐，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夥乞丐，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

敢觸犯那團頭見底收些常例錢一盤在聚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闕不賄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爲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兒不好隨你拌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閉着門目屋裡做大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爲賤流到數不着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却無疤痕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魯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

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閒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擇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種的有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喫的有好食，真個殷多積累，囊有餘錢，放債使婢，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做了，自己見成受用，不與這夥丐戶歪纏。然雖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爲証：

無瑕堪比玉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柱粉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筆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論來、就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也是少的、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捱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

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爲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愿入贅人家、此人正與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金老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鄭翁領命、逕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了、實不相瞞、祖宗曾做個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鄭翁說道、大伯所言雖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鄭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

賞一張紙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了，金老大，擲個吉
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稽
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
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懷，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
稽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
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
門戶，一連喫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
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
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果，一脈彼
此無二，姪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喫，歪喜酒如今請

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尙書宰相、我就不長親叔公、坐不起攪頭、直恁不親、人在眼裡、我且去蒿惱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裡來、但見

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片對着破毡條、短竹根配着缺槌碗、叫爹叫娘、叫財主、門前只見喧嘩、弄蛇弄狗、弄糊猴、口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抹粉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羣、便是鍾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聲，忙開門看時，那金癡子領着衆王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癡子逕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喫口裡，叫道：「快教姪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唬得衆秀才跣腳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盃，與你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衆王戶，又擡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鷄、活鵝之類，教衆王戶送去。癡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王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

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

痘子嘗黃栢

苦味自家知

却說金玉奴只恨自己門風不好要掙個出頭乃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貨財教丈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官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裡只見街坊上一羣小兒爭先來看指道金國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聽得此

何處之有

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說却包着一肚子忿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却拜個團頭做岳父，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決絕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為此心中快快，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答，正不知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著今日富貴，却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爲春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不

一日莫稽謂選得授無爲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

時衆巧戶料也不敢登門鬧炒了喜得臨安到無爲
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起任行了數日
到了采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畫莫稽睡不
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
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
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耻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喚
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
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馬門口舒頭望
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
舟人分付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舟子不

却明白，忙撐篙，移舟于十里之外，任泊停當。
方纔說，適間奶奶因玩月墜水，撈救不及了，却將三
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
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墜水，悲泣了
一場，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只爲團頭號不香

忍因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

贏得人呼薄倖郎

你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
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采石北岸，正是莫
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牕看月，開懷

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
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
坐於江岸便教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
無爲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併
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
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
戶之船纔悟道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別
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
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
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墮淚勸道汝休得悲啼

許公大
是妙人

肯爲我義女，再作道理。王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賢之諸君意中，有其人否？」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非凡，堪作東床之選。許公道：「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

未必肯贅吾家。衆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
蒹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人贅爲嫌乎？許公道諸
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
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碍，衆人領命，遂與莫
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況且聯姻
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全仗王成當效銜
結之報。」衆人道：「當得。」當得隨卽將言回復許公。許公
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
所以不捨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盛，不相饒讓，或
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

事容耐些方敢替入衆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綠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癢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却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乃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

贅一婿却教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聽命只
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
出這口嘔氣玉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粧打
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揀金花身披
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
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

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頭喜換高門眷

采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司鋪毡結綵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
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別去莫

只夫並
合不
此等打
統扶人心

緊都

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
來。掌禮人在檻外喝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
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
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裡。歡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
然而入。纔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裡。走出七八個
老嫗。丫鬟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
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
迭。正沒想一頭處。莫司戶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
叫聲。丈人丈母救命。只聽房中嬌聲宛轉。分付道。休
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

嫗丫鬟扯耳朶拽臍脾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脚不
點地擁到新入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開
眼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
不是別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
嚷道有鬼有鬼眾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
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
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
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
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垂其面罵道薄倖賊你不
記來私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稽棘之妻不下堂當

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倖今日奴家亦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本，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然天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倘然墜江魚之腹，你別娶新人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說罷放聲而哭。千萬倖萬萬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閉言閉語，一筆都

勾罷又封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
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來解勸說罷出房去少刻
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兩個方纔和睦次日
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採幣依舊
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
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
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乎不終今
下官備員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滿賢婿之意莫
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謝罪有詩爲證

痴心指望締高姻

誰料新人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

問他何取岳翁新

自此莫稽與王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共夫人
待王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王兒待許公夫婦亦
與真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國頭金老大
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
重服以報其恩莫氏與許氏世世爲通家兄弟往來
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

黃允休妻罵薄情

試看莫生婚再合

姻緣前定枉勞爭

古今小龍

金匱要略

下五

七卷 終